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七

尚書秦端敏公金

字國聲無錫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七十有八贈少保謚端敏

童時頴秀不羣見兒戲却避之端默自若父授之啓蒙諸書退爲家人解即能了其大義一日父對客以陛績命課一詩公援筆立就滿座驚嘆謂爲神授丁母憂毁瘠如禮自爲立傳

丙午弱冠登應天賢書弘治癸丑登第故相徐文靖溥在位召試館職公以父老急歸省不就文靖愈器重

之嘗謂人曰釋褐新進能知忠孝大節不有秦氏子
耶乙卯授戶部主事監督倉場糧斛差勘順天災傷
總視諸司章奏事無難易摹畫悉當遷員外郎郎中
正德中宦戚奏乞鹽引毋從中報下困商耗邊鹽法幾
壞公當署堅奏格之擢河南按察副使督學政訓廸
有方與前任邵文莊公齊名中州人稱秦邵云
庚午陞左參政分守大梁道劉賊起畧河洛間將薄封
丘公設法防禦會參將宋振提師南下因邀與合陣
遇賊于陳橋奮擊大破之士人立祠祀公陞山東右
布政

甲戌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湖廣贊理軍務㕛二僕以從所至問疾苦誅奸貪威譽惠流奏上便宜八事繼上十事皆艱危切務巨盜盤結四面蜂起乃擒賀璋廖琪于江討猺畬於郴桂靖叛苗于香爐峰其功最著

己卯逆濠告變大駕親征中官李鎮附麗彬賊横肆誅求禍且不測抗辭直奏請以一身當之民免于毒庚辰陞戶部右侍郎辛巳改吏部尋改戶部左攝部事清理勳戚莊田禁革勢要鹽引剏籍勾稽兩直隸十三省逋負國用漸充錄郴桂功廕一子為錦衣衛世

龔百戶公辭免

嘉靖癸未歷南京禮部尚書公與同官以災異上言陛下臨御未幾政漸弗恪一言詔令不如初二言任賢不如初三言聽納不如初四言愼惜不如初五言持法不如初六言恤民不如初七言崇正不如初八言保養不如初夫陛下初政所以淸明者政出公朝而左右不能預也今政不能如初者政在左右而公朝或不知也臣等切惟政不可一日不在朝廷權不可一日移于左右自古帝王制馭天下操此術而巳不然內廷外朝之勢隔而信任有所偏宦寺女謁之情

移而聽受有不察名曰總覽而權實下移矣上是之
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不踰年召爲戶部尚書條奏
國儲數事今尚循守不變丁亥年六十有一上疏乞
歸賜璽書乘傳歸命有司歲給輿隸大臣及臺諫詣
闕請留不報公既歸言者不止復起南京戶部尚書
廟工興改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再改南京兵部尚
書以年七十據禮引謝奉溫旨賜歸仍給輿廩如初
以嘉靖甲辰卒

尚書趙莊靖公璜

字庭實號西峰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諡莊靖

從父恆齋官蜀之黔江過石首舟觸漲濤公墜水流半里許不溺見者驚異讀書僧寺得賈人金囊于佛殿默坐其處須臾亡金者來物色豁之良是即付之賈探囊爲謝麾去

癸丑授都水司主事督呂梁洪置夫數千半爲士豪隱占甚至侵偪署傍隙地公召至諭以法豪憚威革心無敢後者

丙辰改兵部武選厲清操精選法吏胥斂服罔敢售其奸戊午遷職方司員外郎大司馬鈞陽馬公極器重之薦堪大用

擢知濟南府府有黠吏能舞文爲政蠧守莫能制公預選吏農性朴鈍者教之法律踰年得可任者二十餘人遂盡逐積猾吏宿弊革殆盡

海豐有殺人而逸者誣逮者籍戍久之潛歸有司獲以解府公察其罪疑使人緝得渠惡伏辜戍者獲釋

漢庶人牧田故是海豐民田既入宮王府復奏乞公迄以歸民兩巨璫以選婚至郡皆憚公嚴不敢肆府庫

積銀至二十萬有奇廩粟三倍之冊載詳明無毫釐
爽後雖逆瑾查盤羅織竟不能中傷丁卯春陞順天
府丞忤逆瑾削職歸里瑾誅復職
陞右僉都御史撫宣府革官吏冒收積弊歲省軍儲萬
餘石調撫山東黃河退灘地數百里最沃壤集流氓
使墾爲田許復其業俾臣錢寧令家丁獨鈔禁弗得
售
黃陵岡河變運道幾危擢工部右侍郎兼憲職奉勅總
理受命之三日即趨河上躬率官民三月胼胝水勢
稍退貽文河伯與共責任數日狂流壅沙護岸三埽

告成人以爲神

辛巳轉本部左侍郎署部事奏毀鎮國府玄明宮并香房酒店保安洪福諸寺院泊諸權奸廬舍以備國用以紓民力修濬城池街道溝渠以至宗人府詹事府國子監城隍廟凡圮壞街宇一新葺之京師改觀

壬午陞本部尚書故事工曹錢穀出入漫漶無所稽乃令所司各具簿相覈驗凡大興作悉自計畫損裁俱多乙酉冬二品三載考績奏上遣中官賜羊酒累沐恩賜文獻通考敬一箴資治通鑑御製洪範序獻皇帝容華皆一時殊遇也

公在部剛正自持利害不動止顯陵之遷免東廠匠價之追諫建戚畹第宅省差官陜西織造章凡數十上以是忤中貴人意乃乞休居五年召復本部尚書以疾辭不赴卒于家

尚書蔣恭靖公瑤

字粹卿湖州歸安人[illegible]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年八十有九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公守維揚頗多惠政適武宗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親軍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于民不備患止於身乃僅揚供應之具不復橫斂以取悅

駕至淮安太守薛贇沿河皆拆去民房以便扯船縴皆索民間絹帛兩淮爲之大擾過揚州公爲太守獨不拆房曰沿河非聖駕臨幸之地扯船自有河岸可行

何必毀壞民居有罪知府自當之江彬傳旨要揚州報大戶公曰揚州只有四箇大戶其一是兩淮鹽運司其二是揚州府其三是揚州鈔關主事其四是江都縣揚州百姓窮別無大戶江語塞其事遂寢揚州按堵如故

江彬怙勢索賂不與舉所賜銅瓜脅之公不爲動已武宗出漁得巨鯉戲言可值金五百彬請以與守令如數輸値公獨脫其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絕無自辦此耳武宗笑而釋之

江彬又欲奪薩氏居剏建督府以張威福公力持不可

彬怒益甚屢詬公幸聖明知公有素畧無所入㳒有
瓊花觀者取瓊花以覲公以帖紙書此花生於某
年爲瑞應至崴欽北轅此種已絶今止存其名也上
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
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者不可勝數蓋欲卽其所無
者以困公兾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
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于揚守臣不知也時
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卽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
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上垂簾坐行
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上怒上曰可問蔣

瑤曬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
貴言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
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動即詔
罷之
方迎駕時公布袍小帽奔走承應若奴隸然甚至自夜
達旦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之既扈送由淮涉徐
步行露宿辛苦萬狀幾瀕于死而揚人德公更生立
祠肖像焉會陞陝西叅政揚民皆遮道泣留蓋誠心
感人至此
公與中貴人會勘民事中貴受賄欲死被訟者公潛戒

行杖者曰我命汝笞數多汝須匆亟其人死我亦死汝輩被誣者得獲全中貴大悅而罷其圓機應物如此

乙酉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戊子擢掌南京都察院事又晉司空明年駕幸承天則掌行在工部印其寵渥委任如此公自始任歷九官皆有節惠可稱如奉使却楚王之餽守荆而流賊慕其名不敢犯境者再又築黃潭隄防水患至今受其利者猶能誦之載於志傳甚詳

公前守揚時有市兒放紙鳶偶落公帽一婦自樓瀉水

誤濺公衣左右欲置之公語以勿問其度量汪洋豈非所謂淆之不濁而澄之不淸者乎庚子年七十二遂致政歸居家絕迹公府約南坦劉公碧溪顧公等十五人結社于峴山逸老堂其接人惟和氣謙德無不傾心愛敬

尚書方簡肅公良永

字壽卿號松厓福建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

南刑部尚書諡簡肅

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㺚賊符南蛇

作亂衆至四萬守吏多棄城走公慨然請行時劉大

夏總督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公統所部兵紀律嚴

明他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數

百有奇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眞公歷

二道每行部所至一切行李皆令官屬籍記比還令

啓篋視之以絕點汚丁父艱歸

戊辰服除赴補時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候謁其私第至匍伏拜跪公入朝鴻臚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東向揖瑾公徑趨出瑾因銜之至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公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營求謀補著令致仕去公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殺人命事欲用此中公遂奏遣錦衣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之郎中聞敏力明公無罪乃免

瑾誅起為湖廣按察副使藍鄢諸賊寇蜀兩省勦兵時

洪鍾爲總制林俊爲巡撫捉赴軍門詳議藍鄢乎公
贊畫爲多河南劇賊赴瑤走湖湘間削髮自匿公訪
擒之
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朱挾勢多爲不法公率三司
暴其奸御史遯去
遷轉浙江左布政幸臣錢寧遣僕齎鈔于浙索銀三萬
兩公具疏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
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
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
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

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聞寧席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訾傒罰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鎭守三司等官將巳歛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悔之晩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前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公亟攻之

寧濊之不置公三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黄鞏稱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公家居閱邸報見時事日非憂形於色時逆濠結寧爲與援公策濠反必犯安慶謀據留都會門生林同知有祿除安慶公教之宜密爲備已卯濠叛果如公策以有備卒敗歸人多服公先見濠旣擒寧亦伏誅

世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廷推提督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公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無虛歲最後都御史姚鏌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奬吏

部尚書喬宇戸部尚書孫交言公居官素謹家無羸
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賜食
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聞遣
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授恩又以廉孝賜月
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餉兼巡撫應天等
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留再推南刑部
尚書而公卒矣訃聞賜祭葬諡僖肅弟良節與公同
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績

尚書劉淸惠公麟

字元瑞金陵廣洋衛人弘治丙辰進士仕至工部

尚書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子少保謚淸惠

第後初覲政時外戚張氏驕橫慨法臺諫擊之逮治甚

急公與歸安陸崑抗章申救敬皇爲之霽威事寢得

解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畿內所疏雪冤滯無

慮數百人

轉郎中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

月郡聲大和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猶擬郎中時瑣

細癈爲編氓郡人爭致賻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

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像爲小劉祠時與龍霓及湖人吳琉施侃陸崑交因徙居於湖山人孫太初亦以羈旅入社爲湖南五隱瑾誅起知西安遭內艱去郡

服闋遷陜西參政屬關內饑鹵數滚入朝遣貴臣督兵將厚賦軍興諸司莫敢異公曰靖邊本以衛民也民可先困乎使者色沮會有赴闕陳訴者命與參政共圖其便議遂寢公亦嚴覈侵漁括逋負邊儲竟以不乏

嘉靖初起爲太僕寺卿擢副都御史巡撫北畿復引疾

章至三四上始得請將論方高公才節再起爲大理
寺卿改刑部右侍郎尋歷工部尚書水衡泉貨之府
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盡選才廉充曹任仍請
築外各剏四司之財貯之特銓主事一人與臺臣同
典出納上嘉公意賜庫名曰節愼實自公始凡工部
上供率關內府所徵多濟輿式不受覈公條上最甚
者十二事得旨裁之中貴人用此銜公會上遣近璫
督造龍袍於蘇松公請罷遣忤旨勒令解職
公歸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者惟灌畦賦詩爲
樂嘗請王公廷相預作墓銘好樓居而力不能作友

人文徵明寫層樓圖遺之常懸之壁命曰神樓賓至
則陳法書名墨以爲娛叩以時事不答公卿交薦公
不卯也性淸約蔬布自喜事繼母戈遇異母弟鳳尤
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絕不以豐約爲志
大宰李默言公僦居溧陽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臥內
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艤予峴山
送老堂了無宿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
達夜其風尚如此
公故人龍西溪霓有弟歸葬公送之柩臨發公向扶柩
諸人曰列位大哥有勞你擡我龍三哥穩當些遂雙

厯踐下高義邈古今矣非特以貴下賤爲可稱也

尚書朱恭靖公希周

字懋忠崑山人弘治丙辰進士第一官至南京吏

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公自少岐嶷不凡識者知其大器年二十四中會試有

人送宋鑑云司馬公五規不可不看公遂熟讀全文

後制策果有此段公遂備書之閣下徐劉二公得其

卷稱為博學薦為第一授修撰壬戌同考會試明年

以修會典成陞侍讀充經筵講官中遭逆瑾爆虐撼

一制詞僚公不屈從中奪公官一級仍爲修撰孝廟實

錄成復公官如故庚午主應天鄉試

己卯改南禮部侍郎時僚議大禮更定尊號公等上疏曰本生二字無貶也惟恐妨于正統故黙寓夫親親之意陛下考孝宗母張太后三年矣與獻帝興國太后再上尊號斷自宸衷告之郊廟社稷詔頒天下未及三月忽復更定無以孚天地信後世上不允乙酉陞南京吏部尚書前後內閣大學士員缺博咨舊學公言盈庭數以公與熊峯石公瑤序菴李公時對二公果相而公遂㑹未能蒼生之望缺如也

公在南銓當丁亥考察娟嫉者譖言于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為公私公乃力辨其非曰察僚庶以別賢

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
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
義正聲震朝堂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勅有
司歲給夫廩恩數之隆今時未有也
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目入公之堂蕭然如
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游魚魚雅雅宛如崑
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恩畏名節欲一有爲則曰恐王
峯先生知之
先墓在陽抱山乃容遁丘廬結宇謝客惟以山水文籍
自娛毎日昳則小史進觴退立戶外觴乾復進餘酌

習以爲嘗諸非其好也先是公居京師皇考觀察公
訃聞自旅邸至張家灣徒跣行百餘里時以爲難
歷宦餘四十年田廬一仍先舊未有加焉自錢夫人下
世即不娶而室亦無姬媵生平恬素純一無細大過
舉聞巧詐淫佚之事輒挺然不信曰世豈有是哉吾
不知之也老隱陽山幾三十載中外薦牘以百計公
竟不起臨終戒其子毋請恩于朝倘朝廷易名願勿
以文爲謚犯吾父諱故今謚恭靖從公志也
公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爲
禮部侍郎家人載席一車爲公買宅費進都城宦者

阻之且云必得一剌以別眞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
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于城外
衡山嘗對人言我輩皆有過舉惟玉峯渾然一純德人
也
公家居時提學將按臨其夫人謂公曰今兒輩將考試
可對府縣一言公搖手止之曰且低聲毋使蒼蒼聞
之我輩有勢力者行請托將置孤寒何地乎卒不可
其制心如此

侍郎周公廣

字充之號玉巖蘇州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

南京刑部右侍郎卒年五十八

公生而英邁迥異羣兒長舉進士觀政兵曹視大司馬東山劉公直道而行即砥礪名節不諂流俗旣授知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鎮守時率行重賄公徒手無贄言動端凝廉正自束兼以宓子賤爲師日禮耆儒用資啓沃周爰諮謀下及庶民莆中利病罔不聞悉諸所與革咸飫人心方及期月母卒於官貧無棺殮鬻內釵釧始克舁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詳敏時

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抵新淦抄掠永豐勢甚猖獗吉水丞簿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要盟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賊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藩臬上功督府不及公公亦漠然

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佞倖錢寧居中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横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屏四裔以禦魑魅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警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

宦豎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東宮之罪擢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如丘山疏入寧大怒幸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欲遮刺之乃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道流衣誦觀音經枵腹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莽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其名或以奇貨為獻峻為拒絕使益敬憚

時武定侯郭勛鎮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公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

敢救御史有言而解

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遣使絡繹道路肆行征求毋經建昌輒加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搆陷批根往事復謫竹寨驛丞竹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庳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

辛巳世廟即位首舉遐遺詔復御史尋陞江西按察僉事至則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覡數百歸之宗令市其蓄業士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

綜理學政躬自為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參德行將天子勵精圖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嘉通天下止十三人公與焉

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公至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安乃又申勅憲章釐革蠹弊凡會讞獄齋戒禱神開釋寃抑參伍之下咸得其情刑用不濫始至鎭守遣金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鎭守窮其從返其金因以綱條解諭鎭守懾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莫能抗移檄禁遏及入省城縶其奴從不得侵牟於民民遂形諸歌謠

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虛心延訪雖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爲薦揚於時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欲奏聞豪右不便交口騰呰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撫因疏乞休上雅知其賢且命吏部擢用己丑冬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二年辛卯以疾卒於官舍寢疾時嘗大比三子皆應試留都護侍湯藥未屬纊前四日令趣治後事且曰吾平生間關百挫屢瀕于死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慎勿俯仰當路以乞葬祭神閒氣爽怡然而卒

侍郎陶莊敏公諧

字世和號南川會稽人弘治丙辰進士選庶吉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贈尚書賜祭葬諡

莊敏

年二十二領弘治乙卯省元丙辰庶常改授工科給事中首疏乞緝熙聖學以禆治道極言治亂存亾之故且請以大學衍義置禁中以備省覽未幾以父喪歸起復會劉瑾輩竊權亂政疏劾之前後疏上若戒逸游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

直指羣邪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大憾之以他事誣陷廷杖落職爲民憾猶未已以在科時嘗巡視十庫遂駕言鈌乏之布疋提解詣京下之詔獄拷掠百端誓死不爲動乃復杖謫戍肅州衛怡然就道瑾敗被詔還家

世廟龍飛追錄耆舊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歷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時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爲窩法當死以究走匿公曰第無恐果究吾爲爾辨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鞫之誡門者執跛而瞷者入盜叩頭日是實賄我逮丹獄中使

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爲此也立出

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

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按館人不服見

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灰處啓灰

得屍事遂白咸以爲神公折獄平反類若此

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公立法於沿河皆植柳

以固堤又于大堤兩傍遍植葭葦採取捲掃以當草

束椿木則免樹商之稅給價徵納檾麻則以水利河

道贓罰紙米俱折檾麻費減用周無煩於民總理臺

臣奏請通行論者謂歲省費十餘萬

擢本藩叅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
勦公點自定計師未進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
寧擢右方伯尋轉左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兼理
巡撫至則條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民懲
貪吏行之及期厥有成績乃遷少司馬仍兼中丞往
督兩廣羣盜横恣掠破城庫甚者僭稱王號公至盡
心經度隨宜勦撫若西山瓊州連州古田南平七山
暨海賊凡七獲大捷斬俘總數萬計招降復業者總
二十餘萬計又添設建白等縣分屯固守以絕後患

反側既平復謂廣右列壤遐僻文教未洽乃立嶺表
書院倣郡邑子弟之秀者親爲之訓誨務在廣揚德
化作其民心俾爲民表率士旣綏懷俗亦丕變至於
今賴焉
丁內艱歸起入贊本兵殫心武事思爲遠猷日夕考求
職方險要凡會議朝事侃侃必盡所見勿恤異同厥
俗流靡退食輒杜門不事交謁衆皆歎服稱爲古君
子居一年遇廟災懇乞避位奉旨致仕旣歸惟覽書
課農不求安逸族黨有貧乏者賙之歲荒爲粥通道
以濟餓者存活甚衆嘉靖丙午十一月有疾將終強

起正襟端坐命取忠肅新冠易之遷於正寢而卒

侍郎劉端毅公玉

字咸粟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隆慶初贈刑部尚書謚端毅

公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輒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伯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也聞侍客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其夙慧不凡如此

爲輝縣令力拯凋弊歲饑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閔廪民恐爲公累爭先歸粟墾田勸耕奏蠲虛税民

復業者累千計設教條十八事以興民行

召爲御史指揮胡震貿緣內降驟陞指揮使守備通州

公疏言倖門斷不可開且官以賄遷必將虐民償費

俄被旨巡視通倉具得震貪暴實跡劾奏黜之

乙丑按圻內諸郡太監吳忠選婚不敬亟以狀聞忠竟

罷境內多貴戚權宦皆肅然敬憚之會天變陳言六

事其一端治本淸化原親大臣屬庶官擇內侍攘外

夷武宗嘉之

公復疏劉瑾等八黨煽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

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寄詔逐黨人遂罷歸復捕

詔輸粟者三凡四百餘石旋逮下詔獄凡四月始免
還
璡訴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副使督學如故敎本
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之寇召爲大理少卿
所讞疑獄以卑㓜引盜刼尊應從重論得俞旨著爲
令
巳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聞逆濠變傳檄致詞
有曰卽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
五世之恩毋惑流言自貽顯戮讀者無不感奮徵崇
明舟百餘水兵千人募勇士合操以援安慶濠阻而

遜陽明王公旣擒濠傳濠籍公卿多餽遺賀啓惟公介然無染

嘉靖改元召入以平濠功陞右副都御史尋擢刑部侍郎大獄事起下詔獄罷歸卒於家

公學一主于誠常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廉潔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庇風雨尤精于天文地理兵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惟所用之

布政使楊公子器

字名父號柳塘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六

除崑山知縣治行卓然以父憂去服闋除山西高平縣巡撫薦其才改治嘗熟縣三載考最召補吏部考功司主事正德丙寅轉驗封員外郎尋陞郎中僉談治體自六部達諸鎮歷道其故及嘗變通之宜北虜犯邊嘗陳邊務數十事馬鈞陽劉華容二公皆重嘆許弘治末多所建白至孝廟山陵方起聞有水石爲病上疏言之至下詔獄執不變未幾還原職

歷三邑因將立政畫然歸於禮法毀諸淫祠以其材充廟學公署之用常熟稅入常後期令先輸者無耗期日遞加既乃以多益寡耗足轉輸而民無敢後矣東南諸水由常熟白塘入海工侍淳安徐公常合四郡疏利之會有漲沙當海口潮汐增淤水患如故便率民開之比歲衝流日濬水不為患汴城苦遠汲鑿井城中數十處皆得美泉又作屋以居織染貧匠其惠利如此

為考功郎中逆瑾勢方熾會有擬以翰林處之者聞之亟為書辭於內閣事因以寢識者韙之

出爲湖廣辰常道會郴桂賊起遂請改道自效付以招兵勦平之會轉河南將方以郴桂積勞成疾而京賊方渡河天又寒甚有勸緩行者亟輿而往即至嵩縣居守賊方走湖廣曰賊必復向汝州洛陽籓籬備不可缺乃自嵩馳赴之賊至方食登城晝夜調度手書示城中人曰不上城及上而輒下者皆斬既而有將下從賊者即斬以徇城守益堅遂引去其臨事應遽如此

公沉默厚重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遊處恆掩其短而揚其長於所論薦必審終不令其人知于自處

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爲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爲
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爲方面官則曰得做此
足矣子孫元赴京鄉試省公于汴屬之曰都下故人
有問我者可實以吾病告之且爲我寄語卯巳倘有
推轂幸爲我遲遲勿驟
公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高平常熟有去
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
德尚或累于毘陵之傳某何人而可以當此在吳中
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爲嘉話皆曰但官負
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平生企慕古人而疎濶俗士講求正學而排斥異端崇尚道義而輕畧勢利孝友之行人所共知嘗諭諸子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雖中三元亦何用聲名在海內者幾三十年平居自奉服食不求豐美位至方岳無異寒素訃聞于京朝廷大臣及士大夫皆以公位不滿德才不究用爲惜

都御史陳察請謚名臣以勵世風事巳故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資稟剛方學識敏博三爲大邑善政重于去思十載銓曹才望藉于羣口歷中外因事建議禪益居多亘始終持巳克堅利害不計決疑金井特立

孝廟之終長跪禁門甘繫武皇之始居家惇崇孝友
趨朝恆勵勤勞凡著書務明大經其詠史尤昭往鑒
謚法應事有功曰敏博聞多能曰憲子器也請謚敏
憲可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十八

尚書廖僖靖公紀

字廷陳別號龍灣世居閩父瑄商于東光因家焉

弘治庚戌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贈少傅謚僖靖

幼有至性好學不喜嬉戲爲樂登第時居公總憲風裁

炳著少許可公觀政屬下獨器重之逮握銓柄首疏

公爲考功主事公亦節介不渝期副所薦鄉人有圖

仕者奉贄干謁公不辭既乃完璧充贓以歸其清而

不激類如此歷遷考功郎中再轉文選雅不阿時宰

士類高之

陞太僕少卿太常卿皆有實政紀錄尋擢工部右侍郎督理易州山廠時歲羨餘將萬金公一無所染悉以上供因定爲例陞吏部左侍郎既而擢南京吏部尚書頃又轉兵部恭贊機務凡勢權所役奪之俾盡還伍戎政用肅因人言求退章再上獲允

家居兩載起爲吏部尚書公感激益自磨淬值修憲廟實錄受命總裁事竣進太子太保賜鞍馬金幣丙戌請老上不奪其志加少保給人夫月糧以示優遇仍勅乘傳歸既抵家日惟杜門研索古義嘗著學庸論孟管窺少業毛詩晚年尤嗜易訃聞賜祭九壇命工

部營葬恩禮稠至士林榮之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字立卿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年五十九贈少保謚康惠

初知太湖縣陞南京刑部主事歷戶工郎中出守南昌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溦畧雄才迎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參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詗諜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雪二幾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徤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

桃源賊起江浙開靴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
勦賊公曰賊之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贑兵自德興南
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
裴源大敗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詞大
理卿燕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
南右左布政使
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鹵患自
汪直開邊釁輒携貳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
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
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

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險固東圍稍寧進公俸一等

逾年請告

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政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愬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甘肅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而應冗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諳匠數千人此皆破祖
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朘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
莫敢誰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
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考選
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麥福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
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
九年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邊詔問公答曰聖祖有訓謹

避胡戎去歲氷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陜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羅貯以備河西災害纍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卜剌又潑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絕匯使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卽爲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與日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爲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庚戌之變人皆思其言之奇中

十年議耕桑禮詔問公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本惟上
下儉節墾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郊禘又
詔問公以傅經術順人心對公楚人有名上欲知公
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
起趨朝暴疾卒
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
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貲子敎益府長史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字永清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少保謚端敏

公舉鄉試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金公以淛靑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坊其門趾謁鎭守中貴人棄之去

初爲德安推官時岐王開國世務方殷且羣從素驕公惟謹禮明法感以至誠曰此朝廷法卽殿下家法某何敢縱此朝廷民卽殿下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衆由是憚其正而服其公

陞南京刑部主事上言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于豢養狃于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羣居言行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必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于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竣回還原籍則覗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實由于此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

乎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

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

出爲廣西太平知府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公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濬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拖使擒之

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暘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轉展結勘索賂土甕土甕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公令土官生子卽聞府予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服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萬服

闖北上過滄州會流賊攻州公入城為州防守賊攻城不能破去

補寶慶知府值巨璫偕鎮守至郡縣集夫千且裒金餽之公咸罷之接以常禮鎮守王潤肆橫索公折以法潤斂手他日其從人以左道寓郡公執之恣射平民者又執之潤銜淺而猶稱公好官云郡屬糧則繁漫奸不可詰公類田均糧而畫一徵之民省歲供之半闔境大呼曰太守免我糧矣

擢江西按察副使備兵東鄉時華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而都御史俞諫用兵久無功公勦強撫順遷縣築城

民賴以安柄兵及同事者忌公功不悉上公不自白
也

時寧庶人有逆謀公上平賊二策惟勦與撫今素無定
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憚惟舊撫者不勦
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
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傷䘏困治安之效可尋崩
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
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月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
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
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

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
行府察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
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爲大盜臣下懼有
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
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
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
乞推才望大臣兼任提督巡撫假以便宜統御將帥
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幷新舊盜賊應勦應
撫或先或後悉聽計畫區處更乞戒諭賢王崇謙遠
嫌遵祖訓止治其國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

下人恪守禁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
奉行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疏上宸
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
完都御史石玠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
先是巳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
遣兇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公
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訓爲浙按察使匿公變姓名
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公獄中三上書言
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懇懇天日共鑒兩京言官
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

公得出獄謫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釋公士伍爲
除湖廣按察使未任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
吏部侍郎以父喪歸
世宗新即位公自喪所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
早定之而已或謂當考孝宗使獻皇承統亦將考孝
宗乎或謂獻皇不得推尊傳不言武王追王之典乎
或謂宜系興國於帝后之上獨不曰興國者先朝之
封建帝后者今日之推尊隆新典而仍舊號可乎或
謂仍祀安陸獻皇止陛下一子宜躬孝享而乃別廟
于外藩可乎書言稽疑敗謀惟在聖明獨斷早定之

而已疏入上嘉之

遷兵部左侍郎公前後累上疏多軍國大計不爲浮冗

切中時弊而近幸多不悅者乞改南京吏部數月遷

南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

史入見首勸上虛心以執中使喜怒賞罰發皆中節

及論聽言用人之道上嘉納焉

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見其貌聞其

言無繇知其心識其才若謝絶過從徒采浮言按考

語而求激揚舉劾之當難矣上是而從之

公之再召也執政有力焉公終不與黨入臺閱月復改

刑部尚書公郎以災異求退因言十事一勸上日開
大學衍義二久任巡撫守令幷寛其文法三久任布
政使徑陞九卿等官不必再推巡撫四分巡僉事三
年間專管一道不必更移五陞除有司官就于近地
以便之任六布按二司只于所在衙門陞轉不必南
北交遷七才力不及官量調相宜處所不可置諸遠
方八邊方布按二司佐貳宜越資用使之諳練邊事
以備邊鎮巡撫九廣西四川雲南司府州縣官宜選
用有精力諳土風者不可槩用衰老貪懦之人十嘉
靖二年五年二次考察黜退官多剛正有爲之人宜

與養病休致者一體令大臣科道保舉推用疏入上

優旨答之

永嘉惡陳九疇公力爭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勞

臣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轉兵部尚書加太子

太保力辭至三疏言外鹵方強內憂日甚天下之人

闒然皆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所聞

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劉大夏彭澤忠力爲國不得保

全其幸免者依阿軟媚坐視養亂者也援姚崇李綱

故事上定武畧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

饟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議惜人才十事要說

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亾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衛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畧以離其黨

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
風鐙蘙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
公議咨容與南海不合論苾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
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相壓亂政發怒訴于
朝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
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公自度不得
行其志決意辭疾去賜勅給驛續輿廩歸無幾召理
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
公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
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

也過有甚於此者輕賤麁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

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媿其言又曰學以經濟為主不專在詩文也

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澹泊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己誠為確論

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公調兵至江西兵官以公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公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公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公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奈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公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公母獨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尚書伍忠襄公文定

字時泰號松月湖廣松滋人弘治乙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天啓中追謚忠襄

公生有膂力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氣屹屹不能下人初爲常州府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後起歷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蔕芥時兩賢之

知吉安府吉安江右大郡民好訟鄉宦林立事多掣肘最號難理公平心率物搏擊豪強撫安良善郡中稱治

時吉安多盜公至即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賊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天下莫不震動公號於衆曰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會廵撫南贛陽明王公適往勘閩事至豐城聞變回舟急趨吉安與公謀起兵討賊公言于陽明曰兵法攻其所不備今濠既出當先攻南昌破其巢穴彼必回救我師邀擊取勝之道也陽明然之十八日陽明發兵臨江十九日誓師焚勦西山二十日兵入省城城門不守二十一日濠兵還至黃家渡二十五日公率舟師迎擊之二十六日公復以火艦襲之火燎其鬚不顧仍指

示贛兵登岸夾攻于時烟焰漲天湖水盡赤殺聲震地山岳爲搖濠兵解體濠遂爲公部下知縣王冕所擒李士實劉養正等皆以次就俘擢閩臬江西按察使晉南京操江都御史久之以疾致仕得旨遂行明年起爲兵部右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鳳之亂陞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境賊平時苡部屢不靖公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四川按臣藏金力言其非上遽降旨罷兵召公還督團營因乞休許之至是卒詔賜祭葬如例公孤忠自信遇事敢爲不能與時俯仰故功烈甚著然以狃

梧終其身爲志士所淺惜云

尚書姚公鏌

字英之號東泉浙江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年七十四

除禮部主事大宗伯傅瀚特重其文學凡四司議稿必屬裁訂十五年陞本部員外十六年陞廣西提學僉事桂士孤陋不知向方自簡其俊秀課之立宣城書院于省城延海內之有名者日相與進德修業嚴蒞而厚給之諸生感奮舉科第益衆

桂人重巫鬼山魈卓旺善爲變巫覡假以惑民公至爲文屏除之痛治諸巫而妖息

庚午陞福建按察司副使汀州大帽山賊攻武平八閩震動公率鄉兵赴救賊走江西破南豐新淦樂安諸邑永定民賴師智者所部五百人無不一當百先爲國禦賊多戰死而賊又陰襲其家有司不能恤遂擁兵自衞不復爲用公撫而用之師智請效死公適改提學乃以兵屬憲副楊璋而卒藉智師之力盪平諸賊

督學八閩與泉無春秋建汀鮮易學爲之延名儒分教下邑閩中五經之學至是始全葺大儒書院增廣祀田以恤後人又以林栗顔棫與朱子爲氷炭而學宮

猶有祀之者悉命斥之

正德九年吏部旌方面官以勵天下僅十有五人副使獨公曁湯公沐徐公蕃而已陞貴州按察使持憲嚴明鎮守太監史泰戒輯其下宣慰安萬鍾畏其威名股栗不敢仰視覬離宣撫栗友播州宣慰楊斌不協友死其子弘束身謝罪以自表于朝公謂宜授弘以舊職使撫其所部而嚴與之約以遏其無厭之求衆善其策已而好事者抑覬扶播不用其議覬離始憤怨以兵攻破播州至十餘年而後定始服其策

十年陞福建右布政使十一年陞山東左布政使京邊

轉輸朝至夕遣吏無所行其詭守藏吏以銀四千兩
舊無標識客送私所正色斥之籍其數于撫按不以
家累自隨者五年囊橐蕭然
武定州山東南北之衝公謂宜設兵備官防盜乃上議
都御史黃瓚請之朝本兵以不先白已謂兵備安能
弭盜寢之公謂安有不設官遽謂不能制盜遂逆止
耶更上議竟得俞旨
青萊郡灾有司不恃奏戶部率以限外停格公爲代奏
如期由是被荒者皆得減免
臨清倉舊設內臣監守止一二人正德十年以後增至

十五員公爲條奏極言其弊上得奏爲下勑戒飭至
再民困少紓巡按御史議論與公不合擿拾他事劾
公都御史王公璟曰吾山東人稔聞姚廉家宰陞公
完曰今天子在邊姚材畧不易得奈何求無形罪肆
私怨乎御史語塞
武宗南巡駐蹕臨清兵衛數萬公儲蓄有素民不告勞
上奇公狀貌錢寧江彬侍寵索賄每銜公一日公舟
觸御舟上命執之問爲誰舟人以公對上曰是美髯
者耶釋之
銓曹擬公巡撫延綏都御史上問兵侍王公憲曰姚鏌

南人得無不習風土憲對曰鎮文武才不擇地而辦

庚辰公至榆林上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交匱各郡皆饑公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公厚撫之月給糧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見勞慰由是人樂爲用

嘉靖壬午鹵寇涇陽全陝震動言官舉劾諸鎮將吏上遣都御史李鉞行邊公乃以遊擊彭英勇畧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于獄爲英貳皆誓決死戰偵鹵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鹵悉衆而南前軍返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級鹵衆悉引退提閘

上降勅褒奬賜白金文綺諸鎮由此皆貰其罪人謂
楡林四十餘年所未有之功
延綏土人于壟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云其下有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冑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欲請之朝實邊公以爲嫌命厚封其處
召爲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廠時浙江布政方良永以劾錢寧家居爲言於朝令有司優禮之又以薛文清理學爲本朝之冠請配享孔子廟廷輿論翕然稱

公
乙酉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田州土酋
岑猛者初朝廷調征江西之姚源納賊重賂縱賊逆
去後猖獗流毒數年猛富甲諸酋遂侵占鄰境屠戮
土官結納逆濠抱諸不軌上恩思恩土酋之叛猛陰
主之軍門調遣不復聽命且揚言兩廣本吾土也暫
假朝廷終當取之于是巡按御史張鉞汪淵內外鎮
守重臣奏發其罪調湖廣永保兵勦之公旣至兵備
单弱倉卒調集兵糧訛言洶洶乃遣使檄徵猛兵弛
其謀且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終不聽公乃上疏陳

猛愈肆不恭罪在不赦會永保兵至公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驍將常好陸綏列十營拒戰公師奮前大破之斬好綏衆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紿猛傳首南寧奏上嘉公功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百戶班師

遺酋盧蘇招他部王受叛執署田州事王熊要詔赦于公公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囚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巡按御史劾公失策致再亂又謂猛常存爲禍非細館閣大臣信之而以王公守仁代公請致仕允之

十二年春上有起用之旨大學士費宏再相值三邊缺
總制尚書上召費與李時冢宰汪鋐於西苑議之費
首以鏌對上慨然從之比聞命即就道公善于馭士
如寧夏王効固原梁振榆林劉文皆從行伍中拔之
爲爨狄所憚而有功必賞樂於聞善一時軍士願爲
效死十五年正月奏寧夏鎮遠關之捷二月甘肅馬
鞍山之捷復以老乞歸上疑其避事峻旨切責令閑
住門生遍海內皆捐俸金爲營書院于慈谿東山之
麓十七年五月以病卒

尚書王肅敏公廷相

字子衡號浚川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選庶吉士時方有邊警闗試擬經畧邊關事宜疏公廓

明指利害陳權宜振刷之策亹亹數千言當道者覘

其有經濟才授兵科給事中言事無所忌諱謫亳州

判官陞高淳知縣又陞四川道御史廵按陜西能約

束鎮守內臣廖鑾爲提學御史焚內臣劉王私書遭

誣搆下獄再謫贛榆丞

廵撫四川覃恩布信撫輯有方沙保向訊倡亂公往勦

平之宥降散衆夔境遂安

陞南京兵部尚書革內外守備各監局科尅役占諸弊軍民如出塗泥中以魏國守備年久宜如各處文武官推代奏入上遂更置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督十二團營兼掌院事慎選差明憲體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行考滿加太子少師其于營務修舉廢墜明作士氣無敢私役科害者會吏部一考察京官兩考察外官皆飭嚴精當奔競斂迹辛丑罷歸抵家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宦蹟時遊東園會客葛巾野服訢訢焉

公德器宏粹氣稟剛大修身立學以聖賢自期不事浮藻傍搜遠覽上下古今唯求自得無所循泥灼見其是雖古人所非者不拘灼見其非雖古人所是者不執立言垂訓根極理要多發前賢所未發焉

公與張元傑都諫書云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而曰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突然使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母將且爲之乎僕意不但諸

君子與吾執事不肯爲凡有仁愛之心者決不肯爲矣此于治體所傷匪細不但係一時文字得失而已也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子之父此爲適均漢宋二代事情與今逈然不同豈可執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事今在議禮之次謾以此義奉助

與張羅峰閣老書云公受知主上雖古昔夔卨之賢魚水之懽殆不是過飛詔再起聖心拳拳所眖賴益篤矣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援稽古典矯正時弊闡穆祛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之溥天之下益純然

一變而改觀矣此固主上聖智聰明總攬乾綱所成
而公即心啓沃秉獻入告之功亦不爲少也以愚言
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劑旣投沉痼之
痾已脫脉息內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
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然安靜工夫僕
不敢盡言惟公急其先務主上㨿其餘約則天下受
福奄在目前
公甞曰大識者外僞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
者外物不能遷又曰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係國
脉人才所以主國命故國之不亾者三權不下移紀

綱不墮不用小人長國又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機皆不堪委任又曰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又曰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時皆以爲名言有家藏集若干卷

尚書熊恭肅公浹

字悅之號北源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官至吏部

尚書卒年七十七隆慶中謚恭肅

幼質頴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謇諤一時權奸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親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絕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密授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

憸人江彬等導武宗南狩公倡朝臣累日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者怙勢侵冐動以萬計公
廉實狀開寘之法
嘉靖壬午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准治平間安懿故事
公在蜀聞之抗疏論今上承統御天非緣所後而禮
濮國不得考于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
理天性辨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叅議至則
起燎招逋弭訟將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
此耶即勒兵捕之會丁艱歸
丁亥召修明倫大典公乞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公講求振飭臺憲一新明年
陞右副都御史大典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
掌院事七閱月有人命獄成于厰衛羅織者勅下法
司會鞫衆依違公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
白其枉旣重忤中貴而忌公者因擠之遂罷免
己亥駕謁山陵御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上曰淶老成
諭吏部起用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
欲表揚朱家巷以崇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
日久跡湮涉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韙之
庚子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

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船餘丁幇甲若干以甦
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
癸卯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愼差遣無
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
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廵關者聞警報托疾自
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踰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
必貽書令省改嘗辨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徇勢
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
臆决耶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
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毎毎注選必語所司曰

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隳落臺官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涖以公嚴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辨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衆皆悚服

乙巳滿考六年加太子太保八月疏斥箕仙之妄忤旨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校械繫以歸蟄伏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見邸報知時事

災異輒憂形于色尤以未報國恩爲恨每厭術數之
學好觀程朱語錄體驗于身心以是臨大政決大疑
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救時識其大矣

侍郎潘公希曾

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卒年五十七

選翰林院庶吉士除兵科給事中武宗登極時閹豎初

熾有故太監汪直義男汪玉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

守塋者卽首疏奪之其畧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

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

而欲冒他鬼之蔭疏上中官切齒恨之又上疏勸武

廟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樂遠佞倖振因循懲玩法備

鹵寇厲士節八事逆瑾遂決謀中傷

正德丁卯差湖貴二省計處備儲歷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張凡差者必重賂以求免禍有司亦爲備千金公毅然却之曰我爲諫官未能除君側之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諷公多叅劾爲招賄地不從遂大怒矯命械繫詔獄拷訊百端欲寘之死逮杖闕下公暈未甦瑾快示其黨曰此後生潘某也死矣左右負以出卽日除籍爲民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卽被譎遣亦必辭以行獨不往旣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居後傍水有佳竹蔭可息間招親友觴咏悠然自得因自號竹澗居士

庚午瑾伏誅明年詔起刑科右給事中甲戌偕甘泉湛
公奉詔持節往使安南錫麟袍玉帶以行尋陞禮科
左給事中既入其國先諭威德正禮儀然後致命紀
事觀風有南封錄復命陞工科都給事會內官監奏
請修大素殿天鵝房諸役費累鉅萬抗疏力爭之其
畧曰方今邊儲告匱冗食日繁山東河南近經兵燹
江西四川未復瘡痍況營建乾淸坤寧二宮大木采
及于遠方工科派遍于天下若復別興土木誠恐民
不堪命疏上不報然無益之費自是少息
丙子擢南京太僕寺少卿先是滁和之民困于買馬爲

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課視昔亦易完在滁凡六年不調世廟御極擢本寺卿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寺卿期月改北提督四夷館乙酉晉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璽書斧鉞以行至則明號令修器械時簡教擇諜勇信賞罰以爲備先是壬癸之亂招撫新民衆多各巢連和漸以猖獗爲民害公鑒昔日之弊務馭以誠信其有自相告訐者則聽之以離其黨舊有功未賞者有司或吝出納悉令賞之于是惠州黠寇賴貴聚衆肆虐公發兵洗其巢穴奏凱上嘉悅賜金幣慰勞焉浰頭餘賊蝟與流劫江廣

乃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數通判黃鳴鳳以要我撫公曰此賊故智欲援我師耳昔人常墮其計可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債事不足恤然有能拔之出者悉宥之益督進兵戰數合賊大敗生擒渠魁餘黨奔竄通判卒獲全乃籍其田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全活甚衆

召入爲工部侍郎旣還朝時河水泛濫漕渠弗利任事者方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人心皇皇歲運不繼旣受任誓殫慮畢力濟大事夙夜兢業考故詢謀遂決策上疏謂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

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也沛縣飛雲橋
乃下流之支河也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
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
東下併歸飛雲橋一支下東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
水溢爲游波茫無畔岸于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
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漕運加築隄岸以防衝
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
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
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卽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
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決嚙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

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單至沛凡百四十餘里將建議者欲别遣官相度意在阻公適有旨下公討處乃復上疏其畧曰漕渠廟道口下忽于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横衝擊閘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黄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為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黄河為隄者防其溢也停槩派夫十數

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不期年而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

已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射下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公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御史傳烱疏其費省而成速上紓九重漕河之憂下遺一方民田之利上乃加尚書俸級仍總理其任冬

陳疏乞骸不允
辛卯春召改兵右侍郎五日而部署災時堂屬多被逮
公以一身疲衆務收㪚散之圖書防黄緣之奸弊罔
有餘力是年秋陞本部左侍郎冬勅督理仁壽宫役
力疾趨事日不遑暇壬辰三月十九日傳制賜進士
朝服侍班是日省宴進士同日昃始歸有頃不起年
五十七訃聞贈兵部尚書賜祭葬所著有竹澗集若
干卷